

宰以未有平生迺相知於既出之後者偶於內朝
房中爲之密語耳清軍差遣屬萬曆甲戌而狀或
訛記爲 莊皇帝事入梓時須一更正其他細行
僕所以不敢贅叙者黃鐘大呂自不煩粉墨塗飾
古人爲大臣傳神決不落近人口吻足下迺當代
名公寧以簡略誚僕也若其中果有遺漏不妨擲
來再加增竄文章公器敢自護其短乎惟高明裁
之趙本之以牆壞歸築能少助其甄灰不拙藁專
力馳上熱甚不旣

其八

日走哭尊翁卽應舉奠以公方在遠欲圖面慰故
遲至今頃聞素車還家矣知哀苦摧裂之甚惟尊
翁爲世偉人得全而去雖變猝情深尤宜爲遺體
保重蚤晚伺公少間當來再瞻寢筵爲公共舒鬱
紆也先遣力馳唁不次

其九

聞吉行有期滿擬躬詣鹿城一効脂秣緣舍下頃
有納婦之事須彌月後禮成以是艱於出門深負

宿諾媿歎何如方今朝事雖號清明而人心日下
比之三年前又江河矣足下以方嚴律己以圓融
應世知所至無格肘之虞第自今還朝須多讀書
少延客深積厚培以豫爲他日大用地則所屬望
於足下者不淺也僕杜門以來萬念灰冷惟於著
述一事似尚縈掛近築一小樓於荒園可貯萬卷
欲坐臥其中聊假餘年以究竟素業不知力能從
心否也京邸故人不敢通一字惟沈龍江少宰曾
有書儀見及似不可不答謹附去尺楮併少物酬
之幸爲轉致道放來具極知簡褻林下之禮思其
可繼故不敢以煩縟相溷又老荆以絨絹二繡補
一裙襴一贈尊夫人不復具帖統乞亮納不盡

其十

日踈聞問非故缺然蓋知足下有負土之役方勞
於野道遠不能致一字耳昨人自崑山來忽傳令
以無祿蚤世不勝驚悼以足下當積慶之餘彼蒼
豈宜以殤子相畀或天行之逆偶然值之耶世間
惟君稱一人父母稱二人而已若子孫則有不億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三百七
語其盈減無常到頭始得算多寡耳前時僕頗受
兒女之厄然常以此自解故平生不受造物窘束
今足下政在盛年熊祥未艾惟當節哀俟命以慰
尊公九泉之靈耳過傷無益去歲有哭尊公詩二
首又未呈教春來枯坐小園泛覽世態愈益我懷
賢悲逝之感迺檢扇頭重錄一過馳寄足下幸收
置篋中以垂世講何如草草布言不盡所欲言

其十一

去秋仙從還軼不及詣鹿城晤別至今歎然嗣見
邸報始審入京之期比小价回更勤手勒具知宦
履康勝爲慰閉門讀書雖翰職之常顧隙晷難消
閒心易騁防乎不解政在今日此弼亮之根柢也
何勝歎服承以著述相囑此事非不繫念奈年來
兩目作苦每乘春氣則視物如在霧中似造物者
窘我以竹素之緣矣以是絕學廢書爲日已久而
海上淳鹵之鄉亦無一人習執者忘興不得不懶
也荒園小構差見就緒日坐其中看花影聽鳥聲
藉以流浪年光足老矣他復何覲哉中朝物態野

人邈不相聞即間有所聞亦不敢置之齒頰間來
諭云云誠爲隱憂第此駭機不可激也一激則縉
紳之流禍無窮矣漢唐之季可鑒也願足下終秘
之令弟進學知二尊人添喜榆景光陰如此絕少
矧足下亦作外公矣慶門多福何其繩繩未艾也
若區區晚年無一事稱意想涯分已定斷不可彊
已悉付之度外矣恃知附及不盡

復馮學憲六首

玉城解袂以來又恍度一春秋矣顧閉門成癖不
復問門外事即足下踪迹亦如隔世矧悠悠之所
識哉頃承手教更以賤生爲念足仍見存之厚惟
歲荷筐篚宜野人無所用之而吾黨居波靡之會
政不當以煩縟爲禮也謹領京靴一雙以重賢者
之惠餘儀返上倘得僊舟過我圖一傾倒則松桂
生色多矣望之望之來論文章性命原非兩端老
子所謂同出而異名者也留意文章則文章固障
留意性命則性命亦障其靈妙玄通之機似不逐
於應迹之未足下可深長思之矣日有故人宋布

衣者來自趙郡其年已七十有二將埋骨於海上
今留之園居足下來與之談性命亦不有知解也
人去附布併謝

其二

昨冬慢去爲歉去時蒙看梅之約而春來陰雨連
綿即僕不易出門知公必難償信也聞鍾少參已
物故姻事竟如何矣小園如如閣後隔涇又小構
數椽作退居方丈諒三月初可落成此時賤累以
掃葬還崑山公可乘此一來少憩半月尋一高僧

談無生話勝碌碌居闔廬城也望之望之茲遣力
奉慰郡公便中草草情具扇頭不復一一

其三

別後不聞榮補之報殊爲惘然頃承教有尼之者
豈趙孟富貴予奪真由人耶且置之度外俟時來
則爲之耳考功君處二十日前曾有書相寄今當
覓便另訊顧冲吾夫人志文稍已脫稿以候公狀
未得送去今欲付來使因幣餉宜答未免走一力
致之台宥之行訂在何日回舟之約幸毋相負識

餘錄猶未成之書公前已閱一過矣比將潤色騰
正故不敢應索而第往實錄八冊架上查少五冊
疑尚留公處幸一檢還莫廷韓物故大是可憐彼
混沌中大官老壽無數而彼蒼不肯容一秀才天
問可無作耶想同此念也出月當令兒輩往哭之
草草不次

其四

日暮春之約滿望移玉歧予久之竟不蒙顧知必
以事繫頃拜手書果有婚子之累更料理驛痰增

我默念僕裹足一棲意况如昨第衰態日益不
久讀書耳前告小築以費輕易完今儘可宿客矣
重午後當一慰停雲之思不茶酒之惠飲德至渥
對使登嘉言不能謝草草復此

其五

別後庭中草深殊增離索之感蓋近來縉紳業文
伎者頗少即與之言亦不甚解退食之餘惟有杜
門趺坐耳書來更屢存念貴陽民夷雜處風氣錮
塞知大材小用處之不堪顧史稱文翁化蜀謂其

不鄙荒遠引博士以傳經也譬之農夫墾種生田則所獲視熟田尤倍足下其何憚於蠻貊之不可行哉區區近况如昨省中諸沿革諸廢墜幸竭不肖之力草創粗定第時亦有齟齬處忙復與世疎宜尋歸東計矣而尚不能決然何謂丈夫也此可與知己道之耳人還布復併謝不備

其六

相望百里音驛不通者半歲矣僕杜門如昨而執事居蘇城竟不知作何啓處想康勝倍常益復精進顧頃來學憲缺多而檄書不至此何說哉疑有待也僕自春間爲王司寇忽無風作浪與之辯論一番亦覺饒舌今見貴府徐司理果遺行取則僕豈能穩臥林下乎傷時反覆益增勞生之歎茲漫往往來書札一編以滋捧腹仍乞秘之偶患膀胱眠食不安者十日矣至今未瘥時因便力布此不次

戲復錢蕪山

屢蒙尊諭敢不敬承顧張康忠志在活人故自犯

膏肓之疾而孫榮祖術能致鬼迺故親花月之妖
好色之名不可使聞鄰國而憐香之役豈宜利見
大人聞其素交頗密金蘭之契揆茲速訟甘爭鼠
雀之雄不如及早講開免致怙終貽悔在家兄不
過作假館之主難起偏心即小弟亦自同閉戶之
夫那從被髮自緣踈逃莫爲解紛所希貴地縉紳
共冀從中調劑勿謂人棄我取令兩家各追讓畔
之風要知彼往此來於尤物自有移人之智昔貂
嬋竟殲於關羽略見平生迺楊枝永謝乎樂天何
須遲暮清流之膝幸勿屈於琴堂中篝之詞庶不
煩乎刀筆以愛姬則付官超度揣覆水之難收以
比友則照舊和諧似斷絃而可續率爾布復統俟
甄裁

賦乎八筆心愛敏限於官敏莫辭水之難外以
賈豈暮青燕之報幸也風林琴堂中菁之隨燕不

歸有園稿卷之十八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書

與邢知吾侍御

敝邑連歲以天人交困民之疲憊極矣頃荷郭公
祖見教有改折漕糧之議即詣政府暨大司農商
之俱承慨允而尚須民詞為之張本故權為具紙
大司農將移行兩臺上請然後題覆幸亟成之嘉
定士夫並無千畝之家而舍下尤少實非為一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賦乎八筆心愛敏限於官敏莫能水之難外以
賈豈暮青燕之報幸也風林琴堂中黃之隨燕不

歸有園稿卷之十八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書

與邢知吾侍御

敝邑連歲以天人交困民之疲憊極矣頃荷郭公
祖見教有改折漕糧之議即詣政府暨大司農商
之俱承慨允而尚須民詞為之張本故權為具紙
大司農將移行兩臺上請然後題覆幸亟成之嘉
定士夫並無千畝之家而舍下尤少實非為一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計也耿切耿切

與凌洋山司馬

辭奉甚久無緣圖晤弟自還山以來日見世情叵測所以息意杜門今三年餘矣昨聞尊事始謂未真鳳老下顧適得其詳以公文遠識雅量不宜有此橫罹或使者輩忿激成之累及大德耳不知近日作何處分倘有上變之舉亦須預爲隄防庶不貽後艱也若無他慮惟靜以待之何如擾攘中未能走候殊媿急難之誼茲先遣力上訊餘祈矜照不盡

與龔汝修二首

客歲遠承書既兼領蘇侍御公之惠皆推愛所致知感知謝久乏便酬良用爲歉足下一官不從人謂爲淹顧前奉已多後奉易積擔負既輕而年勞總叙未必非福也幸勿以積薪爲歎今似聞已脫京庠然須爲之處分或歸試或援例當定一着而後着較便將無以囊溢自沮乎區區凡百差遣賤軀亦彊食無恙唯杜門成癖不能謹事鄉里後生

耳而近境一鄉先生頗網羅輕俊吾鄉少年多奔走其門往往詆誣不肖以悅其耳頃謂區區嘗嚙朱虞對於當事者則無妄之尤也而鄉先生遂以聞之於朝貴足發一大笑古人所謂進不能容於朝退不能容於野計無復之矣護法頭陀唯恃有足下在故以相聞非尤懟人語也王子安在京人傳其稍有資斧何不乘飽而歸安其家室迺令閨中歲歲有陌頭楊柳之感似非人情矣相見一慙恣之何如劉畏齋曾到京未其人謹愿長者足下

自少孤露見母之兄如見母矣前事猥瑣可一筆勾倒也沈叔裕來京附此會懷惠親家爲我道教不悉

其二

屢辱翰遺媿無一答良用抱歉惟訊使者備道宦履清佳足慰私祝更聞堂卿深相器重欲借足下一年以需參知之缺此在仕途極好光景當勉力副之也今似頗稱克家無勞內顧惟大江以南焦灼太甚而嘉定積疲之後更覺費力此何故哉始

者特爲嘉定之水利不通曾干當道意庇維桑而
今行水之使不先治田而先治河即弁力吳淞河
深而畝漚愈涸矣往年有司亦嘗草草疏濬故支
股不至盡壅而今有專使在不稟命不敢行猝當
大旱惟有束手坐斃而已此豈可槩委之天行之
數哉不意民之無祿一至於此鄙况凡百差遣惟
兩豚自析箸後俱變爲江左人物日第寫詩作畫
飲酒清談而讀書一事翻爲遊藝工夫矣吾已脫
身世外漸慕無生能復爲後人拘攝乎進取之圖
業姑置之矣自來不作京貴一書而足下與殷李
二君皆有通家契誼一時聚首京師此又鄉邦盛
事也故各致數字少展寒暄二君之書煩爲轉致
漫往詩扇一柄松綾一端俗云千里鷺毛不足以
來賂也茲以張比部之便附此不盡

答楊本菴司農二首

往歲鄖臺之役幸締神交承獎進綢繆有逾故舊
其後時事改革而鄙人得帖然於搶攘之會者知
翁於執政處有先容之言也則鄙人之所以默爲

銜戢者豈直蒙令先少師推轂之恩已耶還山以
來裹足七年祇聞翁名位日隆徒厚自矜喜耳然
不敢通寸楮於左右者安在野之分也自殷職方
家人捧至雲翰恍若從天義篤情深更有出于筐
篚之外者能使灰心頓燠感媿何如鄙人近况百
無足道惟所居左僻苟遂偷安其他意外之想已
付來生久矣乃翁猶索我於邯鄲之肆何也顧雅
意不敢不謝時因風便略布四體不盡不盡

其二

前李中丞以令先少保榮表錄序見屬知出翁之
意見來書果然草草具稿已聞塵覽久矣故不再
瀆其文詞蕪穢真不足比數第少保公平生出將
入相其一念忠貞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處頗自謂
稍窺其槩不敢爲近世雕鏤粉飾語聊以爲相知
之報耳郎臺使自淮海公而下連登八座者四人
前此無有也疑亦俗緣中一吉祥善事惟鄙人濫
竽以象溷鳳爲可耻也頃得翁大司農之命故附
此云云

答張明初

客歲嘗馳數字嗣後聞問跡絕如西曹左僻前門人所不到之地遂見遠隔彼此愴然李茂實歸奉至手數殷勤教諭足切記有聞已借重看本房此優學養望之所且每日不接囚人面孔極醒心目奪堂翁爲世偉人幸爾勉事之他日或能得其氣力吾嘉料第雖少乃今仕於北署者皆能自脫頽由濱海人才有樸茂之風無輕揚之習故也僕老無所用遁迹荒野賴庇筋力無恙日以蠹編作課業而一切門外事都置之不省矣所願知己努力休明令膏澤浸潤施及陳人則所引領也不盡

答何侍御

往公在豫章屢歷存訊茲承臺察之命爲鄉邦光寵亟擬馳賀以所居左僻無處覓便故逡巡至今良自媿歎惟公南籍北產故勁氣雅持昨大疏已爲之兆矣異日乘驄露簡彈劾知無所諱避遙瞻風采曷勝企仰僕近况如昨百無可道惟貧健之身賴庇苟安兀眠食起居各各無恙似彼蒼有意

以佚我之老而執事者更欲索我於邯鄲之肆何
耶然雅意不敢不謝時附便羽聊布腹心餘惟崇
照不悉

與李晴原

杜門日久忽得除書始知公有視學兩浙之命爲
之增忤頃以崑山人來又悉公錦旋衰年不能觸
暑有缺樞趨此心殊怏怏也今士大夫以得此官
爲榮亦以此官爲難蓋進取之際人懷羨心言官
能言勢人各私其子弟而不自知其居鄉時子弟

之私更甚此近事之大可笑者公前在鳩司最
彊執茲當大藩人才教化之任必能廣揚風采一
振頹俗疑無俟於鄙人之喋喋者乃古者贈人以
言知無先之也近况無可爲道惟山林多暇老作
蠹魚雖茫無所得徒恃以消日耳其他眠食差遣
不煩縈念不腆齋擊聊以代面室邇人遐曷勝勞
結

與申玄渚書

頃得足下殤子之報無任增愴子生七年已漸露

頭角矣而一旦夭折令爲祖爲父者情何以堪顧此不億之數原無定準或少而多或盈而減莫可端倪所貴順其自然耳今聞目下又繩繩來矣可少慰哀衷也茲小价入京爲看女病兼與縣官控荒吳中水害據父老言前此數十年始一發多爲海嘯非人之所能爲也今自萬曆七年以後至今未十年而發者屢矣皆以兩靈之故人可爲之而不能爲之也顧今水利非曰不修而默坐無米索糜隔靴搔癢之病則海道何時疏濬震澤何由可道入海乎三吳國家富庄也根本之慮事在尊公一破格行之毋以鄙言爲迂綵侍之暇冀一贊成之當事者非若催花飲酒圖花過免飲而已僕本野人不當復干朝議而灾迫切膚故冒爲喋喋如此

與王繼津司馬

某無似往歲投劾南還承公繾綣不忍鄙夷於人數數之外而寵之祖席藉以溫言令逋播之臣得戴顏以見鄉里甚盛惠也又圖修謝以世上風波未

靜不敢通長安咫尺之間繼聞公旋解組去大司
馬位矣陰陽淑慝自古辨之未有助貂鎗以攻正
人者以是占公之晚節益奇而其歸益榮得書知
林居康勝且屏遠城市綠野堂開逍遙於文武功
成之後足老也僕雖塊處海上而無附郭可棲即
謝絕高車廼應酬間有惟賤軀稍見彊食猶能明
農課子差可爲故人道耳孟丞偉幹通才縣僚之
翹楚也其處囊脫穎疑無俟公囑聊因風便附訊
起居餘祈爲社稷珍重悚戴不宣

與袁裕春宗伯

不肖往居京邸吾丈以東山臥起曾承札訊匆匆
裁謝後即避言解組歸耕海上又幾二年所矣密
邇留曹風儀在望緬惟三十餘年故人之誼聞問
不通豈宜遠自疎外奈衰年多病筆硯幾焚投閒
以來人事俱廢亦在野之體宜爾知吾丈能亮之
也茲以子壻輩入盍有事貴部例當隨牒旅進豈
可瀆謁門牆顧公爲一代偉人鄉里後生得遂山
斗之仰者專在此行故命之來見伏祈少推通家

子弟之愛儼然父師教督之則不勝惓惓延領草
率布候悚仄不宣

與蘇侍御

僕還山四年矣親交頗見踈絕昨公於倥傯中儼
然惠顧而一夕雅談有千古襟期何其愉快各自
得也第恨別促耳又以杜門日久不能一至吳閫
奉餞行李則私心赧焉慙矣想高明能亮之也滇
南之役較程雖遠而此方連年因兵當事者或借
公籌策爲悅安計非故踈逖公也駐驄之日必式
嚴太宰之廬爲僕道敬若此公有問亦報僕無恙
而已別後偶感風寒至今未瘥謹專力馳布四體
外薄有齎擊甚媿寒酸幸賜存之臨楮不任勞結

復張司農

不肖自還山以來益與世踈即於邸報間仰覩大
來之會正人彙進私心亦自躍然顧不敢通咫尺
之問者豈在野之體宜爾耶蓋慚慙之矣顧辱不
遺遠承遣訊匪直筐篚爛盈而書詞獎借真所謂
愛而不知其惡者不肖起家孤側涉世甚難晚獲

顯融實非始願矧禮樂之任尤屬叨逾茲觸微言
遂弛大擔固主上之所以憐其拙而亦造物者
藉是以佚其老也已不勝厚自慰藉而尊諭復有
忌名之說若不肖者有何名可忌也伏惟執事經
文緯武刑家憲國何事不可儀則此天祚高賢爲
社稷之毗誠恐計曹非所以淹武庫也他日進
退人才光翊泰運則不肖所旦夕引領焉草次附
候併祈爲天下珍重不宣

答唐公子

客歲曾過貴城特爲造訪欲一見大哥如見尊公
竟不可得至今欷然春來倅聞大哥與令伯以家
私構訟不勝大駭即貴縣士夫遺書亦有酸心之
論頃承相告益復摧肝如此舉措恐非名家所爲
當尊公未第時雅稱清約逮其立朝皎皎廉白自
持縉紳素重之今嗣人以多蓄紛爭動逾數萬恐
地下肉寒遺玷不小令伯有私無私區區難以懸
斷第念尊公見背大哥方生二年苟有邪心何所
不至迺今唐氏一息誰爲護持屈指光陰難到成

五而十五年間家門亦不至衰落良工苦心或有人所不及知者顧據大哥所懇若令伯奪其衣食而饑寒之此其故又難曉之美竟未審令伯負尊公大哥負令伯也他日大哥年長學成天理自當發見決非外人所能從臾來示乞婚之舉前年媒氏抵京小女業已他許矣竝未曾啓齒安得復有使用即令貪夫豈有姻盟未定而先爲人索賂者耶其所謂使用者即媒氏之京之盤費也其輕重多寡不當詰我以爲令伯之左證區區蒙尊公契

誼若真見大哥饑寒忍不一引手顧聞田宅尚無恙饑寒似未切身也不若平氣息爭以全骨肉始終之好以永保尊公清白之令名是策之善也不然金銀滿紙儻問官觸目易生嫌猜併尊公之平生而弁髦之爲可惜耳在大哥不過多侈其數以甚令伯之貪而不暇爲尊公自靖地孝子仁人之心其謂之何昔賢有以千金酬一飯者今大哥捐數千金酬令伯存孤之恩亦濁世佳公子事也恃在通家敢布逆耳

與吳上舍

日候不遇歉然歉然昨王公祖承示卷由僕因兩家俱係內親恐地下姑媳對面肉寒迺不得已進調停之說蓋詳其事之所始由尊公懼爲霍瑚所累故圖卸已罪而攤贓於霍瑚之告板實非正法也而南京柴薪又不係緊要錢糧故上可以糊塗下可以彌縫拖延至二十七年竟成錯中之錯耳假令霍瑚攬侵金花白銀司農追并急於星火亦可以舍正解而憑棍口之東扯西拽耶此事理之

易明者第喜舅父在蔭下未暇致啓姑聽詭混之談以自貽家累耳且所訟王氏之田原在雙鳳止因癸丑倭亂拋荒在彼妻父意欲卸糧不敢論價竟以虛錢實契成交此嘉靖三十四年事也是時王氏方盛未至棄產第爲荒田輕脫之耳而王義方三歲區區能熟悉之而王義不知也今日三十八年買田亦是假契迨四十二年霍瑚犯事退田妻弟爲完賦四十兩想當時田價止此耳若有未盡必向妻弟告找既妻弟瘐死於萬曆九年計前

尚有十九年在世何瑚寂無一言直至世遠人亡
然後索之於蒙昧之子孫耶亦何證據之有况交
易在前侵歎在後若從變賣例猶有影賠償迺今
以親領之錢糧而查追於遠年屢經易主將信將
疑之業價所信者唯霍瑚之口耳官當問諸土地
神耶尊舅忠信明決素稱保家之主肯幡然改悟
從曦兒所議則卷既可完罪必不洗而尊舅之令
名無窮矣不然王義廷推候新院審錄倘查今院
案驗利害必有所歸願尊舅之母以金彈雀也留
神幸甚

答何震川宗伯

往公之立朝也言論丰采弁冕詞林宣麻之期當
在旦夕已以憂去凡拭目於公之再起者豈惟不
穀二三知己即中外縉紳有同詞焉奈何時事猝
變雲雨翻覆無須之禍闡及高賢則不穀在野業
悽然仰屋心傷之矣顧所居左僻無緣一通中州
之間昨使者儼然臨辱重以珍緘侑以華篚而太
和佳藁又動我弁州故鄉之思匪公雅篤故人令

孫荒之容備增噓燠不翅水谷陽春也何感如之
審知道履康吉承歡之暇猶能以餘力踵仲長無
功遺迹以自放浪於亭池花竹之間直視世界一
空異時金馬玉堂等之春夢修千秋之業績五嶽
之遊去其烏有還我本來此中靈明便當與天壤
同敝耳所慮物望不厭業緣未了 聖天子儻念
舊學蒲輪一至公豈得偃然穩臥丘壑哉若不肖
者曩塵非據已干天譴今幸保骸骨得老牖下足
矣即懼多口決不敢尤人而來諭更屬僕以不朽
事此公家衣鉢非驚劣所覩也近况百無可道惟
杜門三年養成頑鈍一切世味雖稍見消除而畏
人一念終是魔障高明何以督教之風便附布四
體臨楮惘然曷勝勞結

與張九山

往歲都門別後遂無由聞問而區區亦投劾還山
矣杜門三年賴庇差遣政念足下資深望重何久
滯不遷而忽奉翰遺迺復逡巡於洪獄曾參故非
殺人者何必過自疑慮業爲書白之政府矣當遂

冰釋也往洪之勘遼獄也脅於施篤臣何所不用
其情此區區之所目擊有何不滿江陵而銜之迺
囑勞以殺洪此恐是睡夢億料語若江陵更以他
事銜洪而洪別有得辜於勞者則區區不得而知
也朝之讜論士無真見纏綿世患何時而已在野
之人於此結舌矣聊與知己扼腕之厚禮宜答以
使者北上未敢煩其負戴俟他日再報家乏小史
不能作莊東怨褻怨褻司傳野相見爲道意

答顧寅齋

日念吾文榆景無聊常欲擇一舟過候實爲貴城
人事太多又恐纏累有司故轉自縮恐極知辜歉
想能亮之也承大甥損俸鑿吾疏藁此不朽令圖
倚辦於骨肉間何快如之何感如之帥方伯書中
甚述大甥宦跡而兩院亦有誠心直道之褒聲譽
日起後來進取事大可卜矣預賀預賀所索疏藁
容印刷時寄上十月中當圖面晤也草草復不旣

與人辯謗

昨見足下來傳人語雖愛我甚深而知我甚淺子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三百世
見南子韓退之與大顛遊從來痴人面前說不得
夢何況今之世哉一經傳訛便成話柄即足下亦
且信以爲實然矣可笑之甚吾年三十六爲祠郎
於時每從夜中入西苑奏對便不暇理會男女事
矣自後習以爲常加意保養凡敷歷中外幾絕無
而僅有者垂二十六年至六十四而閉關不啓矣
以是精神略見彊健耳頃居家無聊姑以文墨爲
戲顧無所托則無所逃遼丸嵇煨實藉以耗壯心
遣餘年爾正老子所謂彼且以爲嬰兒吾亦應之

以嬰兒也香山眉山俱用之吾何爲獨不然哉然
二公有相吾實無相故嘗爲之詩曰水中月與鏡
中花牢把關頭莫認差此是金剛相印處自來自
去總由他蓋非誑語也迺吾方以爲娛老之具而
足下反生逐少之疑相知者猶復如是矧不相知
者耶且吾在南陽贛州皆羈宦時也足下同在曾
見吾有所染乎吾能不染於膂力方剛之日而顛
縱欲於頭童齒豁之年有是理乎縱人有所欲天
不從之矣足下與吾同庚度足下能之吾亦能之

也吾不敢自處他位太高能超然於色界之外第
鄉人顓固類喜於暗中摸索故不得不爲之辯倘
所聞更有出於此者願明以告我決不吝於改過
也草專布此

復沈廷望

屬者足下小蹶非盡主司之盲祇爲季文子作祟
併其文末略之耳迺足下竟發憤遠遁可謂有志
太史公言儀秦二子不困詎惡能激乎激之一字
誠古今豪傑砥礪要訣顧學問事端在集義不在

義襲觀足下念頭得無尚有義襲之心蓋彼中雖
可斷絕人事而夾持頗寡譬之逐鹿無虞入林何
益且非所以慰倚間之望不如收篋還家從容探
討將經書義理熟究一遍區區雖老猶能爲足下
主盟以足下高朗孟明之恥何憂不可贖也日苦
濕熱毒發於陰雖非大恙而科頭箕踞不見賓客
已二十日矣頃見小瘡尚未收功承見存深感人
便復此不次

與婁子柔

昨聞學師屬足下作生薦語知了按院地方人才
套數語云刺繡紋不如倚市門世途行徑只是如
此僕自錮於海隅者四年所矣於當道不識一面
不通一字而若望人以推轂非妄即愚况素無可
用之具又非待用之年首丘故山涯分足矣足下
知我者幸勿彊爲之詞祇增吾之辱耳希轉達學
師不必舉此如上司有行第以吾言塞之君平既
棄世世亦棄君平矣兩無所礙而一有所全豈非
天壤間至寬閒安樂事哉兩後不見顏色生我鄙
吝何時過我一面談爲快

復郭公子

承以尊公請謚見教讀來書令人掩涕此事僕所
宜肩顧臥壑已久不當復與朝議即舍親處每歲
絕無一字往來一時有負委託奈何尊公廉謹絕
俗而又久勞瘴鄉易名之典廼輿論所歸疏上恐
終不可缺倘萬一相阻願賢姪且從容圖之俟他
日家報中容力爲詳懇令不生別嫌耳泉路交期
決無爽諾惟高明照亮來貺過厚不敢多領第拜

佳筵之惠以見遠意外附去香帛幸轉致尊公靈
筵明我平生草次不及一一

答 襄王二首

伏諗春杪武當進香人還辱大王報札所以眷存
不肖者良厚頃鹽使來更拜華緘併蒙腆貺揣逾
涯分益感懃惓恭審睿履暨闔宮康勝無任馳慰
第熊祥有待終曠遠懷惟願大王寡慾養心以茂
衍靈長之祚則區區之所延領獨至也鄙况無可
為道昨歲吳中遭無前水言饑饉倍常擔米幾至
二金他物稱是即寒家百口不厭糟糠小民可知
也睿諭所謂夷猶泉石之樂今尚可冀哉以是不
得穩臥丘壑而大王欲驅我於邯鄲之肆則既夢
而復夢者也一笑來委以使者行促未遑捉筆俟
明春香信之便圖上典記臨楮勞結不勝依戀之
至

其一

學謨遁迹海隅老耄甚矣自分遐僻不能數致殷
勤於左右乃蒙老殿下歲布睿恩似此隆施未可

望之於儕偶矧大王之高貴哉知重知感恭聞昨
歲八月天賜佳胤厚培 國脉此非常之福也願
山川修阻靡由稱賀實坐歎然耳但願自今螽斯
之澤繩繩未艾是滿壑鄙人之所虔祝也敬因來
使附獻菲儀伏祈睿鑒而叱頓之不勝幸甚臨楮
無任悚戴之至

與申少師九首

還山以來見世情叵測第一意杜門謝客惟先人
所遺敝廬尚未完結今不免為兒子輩少效拮据

之勞非屑意生作圖以此耗日力耳頃閱邸報見
江陵抄沒之語閣部大臣援正之議大是酸心
賴 主上神聖即能垂卹其母天慈現見可占矣
彼羣喙嘵嘵竟何為哉老氏之書以宋儒闇於人
情故指為異端不知為後世居高享厚者對症之
藥故曰富貴而驕自詒其咎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若預見江陵今日之禍者持盈揣銳在老親家已
得之天性固無俟於僕之喋喋迺縉紳中駭機猶
伏亦當早見而預待之引賢自輔且為代已地此

似策之得也前覆試之請雖見寢行顧覆轍在前
即顏淵子奇生在勢家人亦不信以四哥才稟志
操即不應舉亦是人倫高品何愁不得官而急急
求白也他日臨場時更宜斟酌恃愛覲縷不一

其二

久不通記室之問非敢恣然以海上左僻既無處
覓便而力又不能走寒暄之使於數千里外專致
綢繆乃山林枯槁之餘其家亦無一吉祥善事與
密親道者故操筆輒廢竟與慢相成也時地雖艱

知近來囂喙暫息世稱穆如相公得安坐於廣廈
細旃之上從容調燮方爲世道浣慰不意災沴倅
仍有出於料想之外者三吳之間不過連數日雨
耳而泛濫之害視萬曆七年不啻數倍姑無論吾
蘇當積疲之後而滄及常湖則前此未有也是已
病者復病而不病者亦病 國家根本之地相公
能不寒心乎先是除夕雷發已自春徂夏竟無一
雷又正月十六日天雨水冰風搖之響如金戛此
祥於北地恒有之在江南則百歲老人所僅見者

蓋一見於正德末年是年亦大水舟行樹杪尋有
崔符之警目下受災大都彷彿失此不一蠲賑恐
變生不測倘有辛巳施麻千戶之釁度地方誰可
恃緩急者往時江陵在事有惡聞報災之名非忍
心疾視江南也時水院先來奏災江陵以爲此官
朝廷所專設以治水者而水之不治顧挾之以
市恩故擬旨甚重將以引繩批根若究竟此意江
南豈有今日之患乎而宵人反曲爲之解迺旋發
旋止已撫院誤承風指遂逡巡縮息不敢言災而

又不忍不言災大司農觀望中立不得不議蠲而
又不欲以實蠲使異民痛恨至今剝骨迺知宋時
新法之行非盡介甫之罪而章蔡諸人陰爲之從
恣也前事固相公之目擊而心隱之者今兩臺疏
入其地方苦楚萬狀疏詞度已備載疑無俟僕之
喋喋者而相公桑梓在念其所聞必真非若江陵
之妄意揣摩而左右又無章蔡之奸今次必得實
蠲實賑庶幾稍濟萬一而今之士夫所慮於相公
者謂法官遠在天上恐一時不能感悟而大司農

以錢穀爲職未可以桑梓之故而侵其官則不得
不過以形迹自防倘復如往年姑以存留行賚則
吳民罄懸之室盡爲河伯所食矣本實先撥其謂
之何知相公必不肯蹈江陵故轍也昔堯稱九年
之水非九年之中天下皆水令民無疇足之地則
并予遺而亡之矣所謂九年者懷襄之患徹九年
而不時有之也今自萬曆七年屈指至今亦九年
而三吳之水患半之矣漢人有言非常之原黎民
懼焉及臻厥成晏如也故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

常之事有非常之事而後有非常之功往時廟議
以三吳水利屬之巡江御史謂御史雷厲風行可
以集事也而不知御史爲重體統嚴關防之官所
至即以糾察吏民爲風裁矣土木之工非身親臨
督之則役於公者有苟且完事耳今欲使御史去
關防略體統如大禹不惜手胼足胝之勞又不然
如本朝夏李二公之數浮舡楫出入波濤夜則棲
宿於窮簷部屋之下以考驗其成必不能也非不
能也勢不便也二者俱不能而徒籍空文以行則

何撫按之不可行而必責之江院也撫按權重而
所職者廣其工費亦易處辦若江院則不免剗肉
補瘡矣故前始事者所費吳民至二十萬金而質
之水利果受一金之惠乎僕在 朝時曾建言於
司空謂太湖之水以大海爲之尾閘海道不濬積
十日雨則崑山以上直仰孟耳蓋治水當先嘉定
也嘉定者潮汛之路也嘉定淤則上流靡不淤矣
顧當時莫有省者今果然矣如又因循而不加之
意則三吳水患計無已時此非細故也必得專遣

一大臣如先年夏李二公者令其以便宜行事得
破格一治 朝廷仍不恡銖兩之費而責之以三
年報政然後可圖覽勞永逸耳往撫院郭公思極
者其人心與才俱實此事可屬吳民望之如望歲
今當改用時矣城旦之罪亦有滿期立功之官可
以准贖堂堂 天朝奈何以一青而坐錮天下之
豪雋哉莊生有言竝行也而人子達士亦有爲江
陵用而仍不棄於相公者 君相造命僕不敢以
嘉定私也伏惟爲 社稷留意焉

其三

不肖自還山以來即於舍後營尋丈之宮爲佚老計編蓬築土亦旣勞止頃幸就緒差具小致日塊處其中若置身埃壒之外於朝野事頗邈不相聞以故嗔喜之念無從生也除夕人至忽拜雲緘猥以添孫爲報慶門多福庇及陳人一歲之間開口而笑者僅僅有此而已故知兒女情深愛根猶在也矧當履台握鼎之日而蘭玉森森滋榮遞盛輝映目前如此他時振蟄之麻知源源而未艾也其

爲愉快又當何如耶是閣下以敦大之業報主上而造物以單厚之福報閣下理有固然而數有相值者區區又豈直爲寒門志私忤哉道遠不能爲世俗湯餅之遺敬馳少儀用將芹悃伏惟台慈鑒存不勝荷戴之至

其四

日京邸人還第知小女產厄至今未愈已傳令愛寢疾特遣力訊之顧水部家兼得殤孫之報良增忉怛以慶門多祜不當壘羅卑戚或者缺陷之數

偶逢其適耳吾翁身係社稷幸善自寬也矧厚德
栽培相種未艾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耶僕命偃蹇
自還山以來子舍中竝無一口之增故得不生不
滅反以是少娛晚景素不敢求多於天第見在者
係無他恙足矣茲特遣力來看小女併申唁私外
具乃爲地方控灾字字確實而熊尹極知民瘼吾
嘉又被灾之特甚者彼另有所陳不復一一皇恐
皇恐

其五

久不馳問極知缺然顧自念箕頽外臣不當戀情
夔契杜門塞兌似在野之體宜爾料相公不以膠
固見罪也茲值賢孫屆辟勃衍慶源分義所關不
勝翹羨薄擎筐篚殊媿酸寒僅比野芹旌其意而
略其文可也不肖近况百無足道惟仰賴 朝政
清明苟安丘溝而已迺近來 壽宮遺議猥以葶
葭之故玷累純忠則非心之所慊也若夫無事遭
謗不肖自有前生緣業在未敢尤人 聖天子業
已洞照之矣不復置喙餘祈努力匡輔爲世道自

愛悚仄不宣

其六

不肖自還山後日杜門思過不敢通朝貴一書春
間偶因敝縣折兌事維桑係念而又爲縣官相迫
不得已敬奉尺牘以干左右已得 俞旨計在書
至之前知門下留意東南無俟不肖之從臾也嗣
聞 朝議洶洶尚溺不然之灰以仰累明下則鄙
心深恥之不肖不足惜惟 國家自隆慶以來歷
十七八年內寧外謐號稱極治不意釁孽之生顧

發自吾輩則杞人之憂益甚矣賴門下法包瓜之
義得舍章之實令近日羣喙漸息風波稍定則有
隕自天之明驗也良工真苦心哉華辰伊邇禮當
走一介代承觴祝第門下方值絕昵屏嫌之時不
宜以私交溷而猥託於肺腑之親又不宜徑情自
外故特附長君使人之便聊呈不腆恕簡恕褻則
惟門下矜而亮之臨楮不勝慶戴之至

其七

頃賀令孫愛併謝豐遺曾以書附時進士偕行往

矣茲荊州門生張楚城來上洪獄寃狀蓋恐相公
惑於先入而求僕爲之解楚城爲人介潔縉紳所
稔知相公肯易於投杼哉往楚城爲給事時以江
陵勢盛地方當有不測廼命其子別籍於宜都僕
病其矯嘗遺書諷之至是始服其先見也彼肯甘
心附人爲鷹犬者耶當以百口保之矣其所陳寃
狀頗明而投僕副啓尤詳今併以塵覽又敝縣故
有荒區前以水利不通姑於額則三斗之內減其
六升而以熟區處補自吳淞江開後不復荒矣而

彼處奸民得利既久仍思損人以益己有司廼增
大丁之名填荒稅之缺昨爲部文所駁猶書貪賂
忽乘昏承覆印時黥爲申府仍加派熟區轉詳撫
院將覆於部夫欲加賦於民未有不謀於衆者倏
然顛置民何以堪况敝縣無區無荒自敎且不暇
顧欲其省口設客不亦悖乎若院文到部司農必
來請敎幸一留意

其八

某幸託於肺腑之親父在田間所以不敢數通記

室之間者非敢爲慢也當相公總理萬幾之時恐
勞於作答耳頃令似歸願辱寵誠華篚良厚則何
以承之因感生媿實不能辭之於心也來喻悵悵
以吳中荒歉爲念而頗恨地方官晏君旣於草莽
令溝壑之民不得與被堯舜之澤事誠有之然非
其心之忍於玩愒也非常之灾必非常之人所能
幹濟才難之語孔子嘗記之矣况近世科舉之學
專攻剽襲而忽討論其中已無所主持而一旦得
志施之吏道有不爲鹵莽爲滅裂者乎以是某還

山五年不欲輕謁一官長亦知有言不信不得下
以卷懷之訓自處也相公方以身負天下之重需
才急病爲今日之要務且大有之世彙孽易生早
見而豫待之能無煩相公之軫慮乎近况無可爲
道自去歲爲兩兒析箸之後第喫見成飯作世外
人小園內曾建如如閣今延一蜀僧居之朝夕與
之談無生話賴相公之靈得少延犬馬之齒以詠
歌太平於分願足矣此外無他覲也頃見相公疏
休甚懇豈忘嘉靖間二揚繼去之語乎 聖君可

輔而相公正在鼎盛之年少須其可代者然後歸
香山開綠野未晚也榮滿承恩禮太渥道遠未由
摠賀茲附使使聊呈不腆伏惟涵照不勝慶戴之
至

其九

客歲龔參政還里承手書腆賦之辱情禮交至深
感記存嗣後坐乏使郵疎闊如故光儀蕪望良抱
歉然頃者口語寢消中外禔肅邊塵不警 主德
愈宣此皆相公調燮殊勲而太師之加自 國朝

以前大臣必由保傳而上曾無徑拜者豈直爲纂
修筆札之酬哉 皇上固有深意矣乃相公累疏
懇辭必得 俞旨而後已持盈揣銳以默符前訓
而沉幾先物亦奚至亢而有悔哉天地相合以降
甘露此太和之驗也何勝欣暢乃前次相公屢萌
乞休之念由今日所處揆之必無愬然去之之理
矣若其幾微之際又有難於顯言者揆任之語相
公猶能記憶否需之時義大矣哉願相公熟思之
僕還家八年未嘗經闔戶外惟西山曾兩至焉今

年二月間以令孫晬日微服過潭府得一拭目見其肥碩充潤性更潑皮不畏生人必易養之器也殊爲慶門增喜因乘其便看光福梅花而歸榆景無聊即此便爲快意事矣曦兒此來雖以謁選爲由而實欲再觀北場以下進止惟相公加意督誨之足仍肺腑之愛鄙况差遣第髮短難梳幾欲不冠齒疎妨啄全廢肉食其衰狀可想也每日一過竺林隨僧齋供繙經看竹之外不復他營又寧知有人間世哉此可與知己道之也氣候漸暄伏祈

爲 國珍重臨楮曷任瞻依

